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
式壺

地
170.73
34.1
=10

藝文

三原縣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二 碑 書 序

知縣事豐山張象魏編輯
賦 雜著

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唐 韓 愈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袞四代而至翼公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開元受賜更名書于太史治行靈州終功南邦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薨贈尚書僕射司空公諱應字從眾冀公之嫡子用大臣子謹節擢至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侍割餘霄都作縣安遠以利人厲鑿敗淮石以平贛梗陶甓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一

而城隍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于溫尋堤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丞淮南軍司馬改刺盧州又甓其城人不歲告入為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鉄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闕誅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于左右權丞相善之錡其說響山石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餘萬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為州逢



水旱喜賤出與人歲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故在兩人不
病飢而官府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
其處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於東都正
平里第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崇陽鄭
氏祔暨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告
于叔父御史大夫鄜方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進士群
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
啓慶自躬于虔洎溫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又
人事下完上實師於其鄉鄰寇逼屈營居響山墻屋修施
哀功刻表丞相之辭受代而家叙疏及適病不能延食祿
卒齒凡代大家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戒于終咎伊我襄陽
克慎以有延畀後承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在經以告
無期博士是銘

上西嶽書

唐李靖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濁
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正直
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差我擅德肅爽
凝威為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歷象清廟作鎮
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實肯從
轉孽為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耳何得進不偶用

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自已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祲以瀾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妄據欲仗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胆於陛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机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靖即斬大王頭焚其廟宇建縱橫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衛公仕隋為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公察具有非常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

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畧同可請不知命天之尤者亦安得未于過時逆知為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斬大王之頭焚其廟宇此其衛公之言味者從而刻之石按歐陽趙氏所錄皆無之蓋近代作偽者為之

曝書亭集

與田游巖書

蔣儼

且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烟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遯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且下受調養之寄是可言之

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食周粟僕果何
言祿及親矣將何酬塞想為不遠謹書啟子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宋程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在繫上
之人為與不為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
溉田注填闕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閔中
遂為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
民得其饒歌之日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公起
後衣食門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
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遺利時先祖殿丞建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四

明鄭白利利神宗皇帝賜對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
役踰年功已有叙而害能者巧為沮止不終厥功陝石之
人至今為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
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嘗不憤嘆至於流涕也閣下
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
渠口高仰灌溉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物斛踴貴職此
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羌師旅之興儲侍為急誠使秦中
歲增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關中陋儒也自幼
小稔知其事人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
以絳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為己任某是以不避狂

妄之誅塵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
下則某平生之志願足矣

送康太史奉母還闕中序

明馬理

按谿田文傳高麗者即此序也後學欲見而不可
得故載於此

粵若弘治十有六載臣太史請海於帝曰惟帝克弘我先
王之丕孝亂四維時四方匹夫匹婦殫厥衷咸用休於帝
德茲臣海罔敢逸辟庸布厥衷於帝臣少孤鞠於母氏康
張茲弗敢以母氏之勞瘁諱越天聽昔在弘治十有三載
臣母氏携臣海來自贅學於辟雍棄厥先祠宇堂域暨厥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五

毛裏之蜀迄今奄四載矣寔未嘗置厥心罔念逮臣尸史
館益用興恤越豫惟時先祠宇若蜀率灼見於夢寐寢庸
成疚罔療臣累羞於良劑麾曰毋我疚在心爾尚克裨爾
寡老母護以還故廬否茲足以療爾寡老母之疚否則有
歸骨耳臣聞丕恤庶茫不知攸措念惟帝之大孝覆冒下
土克既諸匹夫匹婦之隱忱亦尚有鑒於茲茲有敢復於
帝罔敢逸辟曰帝朕聞臣而克臣惟克子耳克子時惟長
耳目在朕躬帝曰嗚呼海來其善慰爾母氏祖爾鄉比瘳
以來弼朕躬不逮太史頓首稽首曰臣不敏曷以勝對天
之光命時九月望後三日也翌日祖宣武門奉母以行於

是太史之友生昔同舉於鄉者畢來自太學餞太史爵行
謂太史曰維我雍梁之墟在昔賓興賢能時維賢聖淵敷
暨我大明士敦於行亦曰秦猶有人維特進士之科名鮮
有冠於多士用待月太史於戲太史亦尚識否昔與予在
童子志以文名世僉曰咈哉維太史克自信予亦諒太史
展有今日謂太史曰時維難維克修厥德冀無忝厥鄉先
正時維艱哉太史曰唯今果若厥志矣古之人曰學先於
立志監茲尤信於戲太史嗣今以往其舍厥文辭懋厥德
求匹美越前人尚有弗獲若志匪予攸聞今官得行道者
維太史太史之任一曰師天子二曰傳天子三曰保天子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六

四曰侍講讀以帝王之學詔天子五曰撰編國史以大懲
大勸警天子厥惟重哉今太史志越以文名世則獲志越
祿養則獲志厥掃謁先嗣宇堂域以慰母氏則獲志越竭
力在王室則尚褒如未有攸聞太史可不重用懋哉予聞
李唐以來中進士號曰得人則有若韓愈榜則有若張誅
榜而王佐乃由我朱子用終譽吾侑昔與太史同舉得無
厚厥望哉今茲與太史敢用彝爵為太史祝太史具念哉
念哉

附跋

馬先生在正嘉間文名炳燦與何大復詩名並傳然何

溫曰知興恕

公詩文咸行世無散軼且篇什精美翼翼可誦所謂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者也馬先生少有名余里中已上公車不第遂留成均讀書淹貫諸經史肆力古文此文正在爾時體擬孔壁亦似近日汪伯玉道宗派如時世巧工倣古鼎彝尊壘欵識形製全似三代先秦物吾輩目中稀見真古董取此等置几案上不猶喻勝新鑄時式無可摩挲者也先生與康呂二公友道厚善識超不墜同然勸勗互濶至極睇之此文非謬先生此文傳至海外屬國後其國又請於朝得先生數十篇文而去其名重乃爾然文集散軼微聞先生晚年從事導引於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七

著述家言通不經意求請最多恒偃蹇不應遣或迫索則信手揮灑錦綺碑版不為起草書綺幅訛舛即塗乙之而注其旁先生書法八分雜用漢唐餘多出己意行草在顏魯公張長史間顧書不求精最不擇筆折帚撮絮灰荻濡髮即作細書或擘窠大字今諦視行間多滂溜莽莽之致署書蒼潤里閤間仰視髻髻漢官威儀云又聞先生手定文十二冊是生平得意筆未及受剗劓易世後亡去益先生子孫孫多爾時邑人亦無一留意者而可勝歎惋萬歷中邑一先達撫蜀梓先生數卷皆偃蹇不經意此文仍不在梓中先生後人亦尚藏故紙稿

數十冊大抵皆蜀剡類常重概先生龍文鳳苞函寶銷
聲真藝苑大不幸王元美著文章九命正當入此一段
不然於馬先生尚不必置語胡為有河朔餐羊酪漢羶
肥逆鼻之嘲豈知元美所見皆先生所自刪去者耶此
文在谿田未必非一鱗片羽同學戶曹郎張公梓行安
德後郵筒寄示余小子彌慨文章傳世真以有命數在
且樂為先^生瀾出解嘲也具論其事

送溫一喬八領左司徒序

太倉

王世貞

弇州

一喬公之自廷尉出督全浙師也天子寤念其師人跳梁
曩者小創取羈縻而已恐不能弭隱憂必藉威望大臣一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八

填拊之而廷尉資已重乃晉公右司馬兼御史中丞以行
公乘車至浙凡二載浙大治於是復召公為右司徒僅旬
日復移左既得代戒行侍御固安傳君以巡按京兆李君
以治醜於公有共事之雅移書世貞俾效一言以重行李
世貞不及事公而再辱公訊問若以為可與語者公之西
北履則余家壤也蓋得公治行最詳公之始至浙也其兵
猶挾眾而驕衣食縣官金錢以十萬餘計倭警歲漸寬然
每至當守汎加予人六鐶稍減亦三鐶公曰居有廩矣行
有餉矣而此無名之溢予謂何罷弗予而第令以時給本
額眾喜其時而忘其省也巳而有議遂減兵者公曰吾不

可居其名也居其名驟見之則疑且怨先為易營榜日忠義以愧其舊而感發之時時校閱汰其老弱者抉其黠猾不用命者有缺不卽補補則選海戍之壯而虞於餒者食稍稍減而兵不悟其耗咸大服公乃益延浙父老問所疾苦為之奏減上供織造蠲宿逋請改折罷一切小稅禁譏闕者毋得與黠首爭利東南之困益蘇乃復為之益築江海塘隄以捍陽侯之難其鹵浸不得闌入而侵我田禾又為之立義塚絕火葬以厚死者又為之禁溺女禁陸博游手又為之闡歌聖諭解孝經圖八行頒之學宮里社毋論學士大夫卽市兒田嬰咸彬彬嚮禮讓矣蓋余之所聞而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九

二君之所述類如此公今八佐願司徒司徒天下賦藪也浙東西之民財力已盡賴公而蘇之然僅如醫者之治疾治其標而已疾雖去所以為長生以視深根固蒂之道未易究也浙西北而為吾吳吳帝幾也其風士如浙而賦加重其困更加重自淮以徃燕趙齊秦晉之民形盡鵠矣地且半甌脫矣天子哀憫元元數加賑賜蠲而恐一旦大農少府之泉谷不繼公子寮長宋公日夜探其本而求匪頌好用之式未盡亮也公之在青瑣時抵掌論天下事若指掌寧失柄臣之意而不顧今茲於事則益練矣其言益有味矣公三原人也三原之先臣有太師王端毅公者其為

庶僚不能如公之直言其撫滇與吾吳以威惠稱度亦不能踰勝公之治浙而數上書廷諍至光輔二王皂囊之所傳寫海內至今凜凜有生色焉公與宋公得無意乎哉二君子以世貞不腆之辭觴公公必返觴而日不穀之獲免兵於浙也實二君子成之吾安敢掩二君子而自為名且二君子在浙猶不穀在也二君子必復薦觴而日公幸毋忘浙其在朝猶在浙也姑以王生為筌蹄

藝園圖詠自序

溫日知

余自己未還里構壽菊堂奉母其澤芸樓宸翰樓祠堂寢室一因舊構宅去衢路幾百武外別有門此中甚愜燕靜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十

可曰市隱宅之南為藝園藝取蔣植及觚翰二義園中地不盈尺齋室稍事增飾取半室為八逕東半即茶寮中五楹各自為一室曰琅函居不掃屋墨竹齋畸室外為小除除西花籬竹徑又西即新築岩堯臺欲因之為小岫除東八逶迤洞經斗軒上半磴臺陟嶼浮閣四顧寥廓盡二華中南驪山北原頻巔巖崿諸山之勝峪流在趾彎環映帶煙外石橋紆徐迴護月夕風辰翛然颯爽與客觴咏思入無際或時彷彿見先壠及少保先公泮隣石梁二祠輒興廢蓼莪之感厓下複數級最下突起一岡欲亭之曰翠微又下有隙地數畝欲植援築室日均園甫種樹數株未及

營建也宅卽深宵亦無足異可取在園園可取在閣閣所
快意得天地山水城市室廬村田人物為我大觀韻客勝
流登眺豁然都忘此中之隘謬相稱許鷓樓蛋塢吾亦愛
吾廬戀不欲出戶今當北上公車求馬季襄繪圖余每賦
一絕句非敢希蹤古人聊以寫吾寄也詞壇宗匠倘不鄙
夷辱惠篇什是惟藝苑大快事詎獨日知私幸園外尚有
舊屋兩區可撤使與園通當別有締構小不跼蹐園內與
友人倡酬業可成帙當胥付梓氏更欲為此園作記若賦
令皆不暇從事以竣他日

郝節婦遺稿序

來復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十一

節婦蓋吾鄉光祿卿谿田馬先生女也谿田家居常親授
子弟學節婦未十歲已從戶內聽之成誦先生甚憐愛遂
教以古內則女史及博士家經書節婦能一一習會將解
章句為文矣往歸為郝氏婦郝氏故有家節婦即善為家
郝氏故有舅姑節婦即善待舅姑并白之暇不間誦讀已
郝氏夫矢節婦最善哭其夫又能推古禮制自範衛其瘁
身內政期無隳婦績也師古敬姜皜然矢志之死靡他也
比古陶嬰保其一子終身得不墜郝氏之緒老又好涉獵
歷代史書不肯釋卷猶追謂人曰吾因恨為郝氏婦早不
能多聆光祿公訓耳遲一載余可以肆然觚翰間矣節婦

益自傷所遭不偶多以多難悲楚廢學也卒後遺近體詩若干小詞曲僅十餘首大抵節婦身既完孤又少莊豁田先生貞懿之教故於吟花嘲月流連光景之詩不忍形之楮墨而獨存一二弔亡愴別之音以自見篇中非嘆夫則憶子牢騷鬱憤若終身無以解憂亦可以想見其性情哀怨之正矣即未能離粉黛習氣真涉其際庶幾所謂婦人

之言不踰閩者乎夫蝦蟇風靡芟苒化漸綺僭之家而琴心緘素縉紳之口膾炙鼉淫其為節婦罪人可勝道哉不佞故論著之知節婦所重不以此也然使觀者亦益知節婦之所以節也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十二

三原縣舊志序

古汴林洪博邑令

三原縣志多脫略錯亂不可觀者石渠老先生巡撫南隴時命常州儒士朱昱重作考究纂輯而成南京國子祭酒思軒王公為之校正復序之於前福建提學僉憲任公序之於後可謂良志矣奈何鏤板之時彼人將偽作之文增入遂使觀者病焉近蒙西安太守西屬馬公行移所屬重修志書乃於老先^生處請原本校之去其偽作而餘悉從舊稍增古文及近來數事非敢僭也姑志其實以俟有道君子筆削焉

端毅公八袞詩卷序

本朝王宏祚

余祖端毅公明成化間巡滇以剿逆道經永昌樂風士之
淳厚留從子舜卿公占籍焉此寓滇之始也歷傳俱有隱
德至大父瞻雲公少登賢書初授新繁令過三原故里瞻
拜端毅康僖兩祖遺像讀其遺書嘆曰事功理學萃於此
矣予筮仕念餘年弗獲還故里瞻拜兩祖像惟於兩祖文
集奏疏諸書留心蒐輯聞端毅公壽躋八袞一時名公巨
卿詩章頌祝彙為一卷訪之數年不可得歲辛卯振之宗
弟以是遺予內有余友溫子與亨手跋雖紙敝墨渝而端
毅公之品望風采猶可想見得之如獲拱壁卷中劉大司
成所撰畫像記一太保馬端庸而下至倘書屠襄惠所賦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十二

八袞壽詩二十有二篇嗟乎弘治當有明極盛之世老成
碩德森然麻列而獨推公為之冠故其稱頌公者如此予
考孝宗實錄有姑公者陰騭院判劉文泰以事相誣公遂
累疏乞休是歲實弘治癸丑公七十有八踰二年登八袞
又三年而公之叔子築室一區置公像其中蓋致仕後之
第五年也卷中所載事實類與實錄合昔李空同嘗稱端
毅公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事海蓄帷幄佞幸
請劍必姪能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故後世賢士大夫想
慕公者猶如泰山北斗况其子若孫哉予泰公六世遺裔
少守家學立朝之後適遭 景運雖官勲略與公相當而

公忠亮直不獲步趨其萬一蓋有愧于箕裘者多矣此卷
歷二百餘年屢經兵燹中多殘缺正覓名手修補會侄士
進自武陵齋公小像一幅來謁余焚香瞻拜望其容貌端
嚴岸峭凜然如生逆顏之卷首并紀先後所獲之奇藏於
其家不啻正考父之鼎銘而魏鄭公之遺笏後之子孫庶
有所觀而慨慕焉

重修三原縣志序

國有一統志省有通志郡有郡志邑有邑志其体大有
崇簡小者務詳史家於是焉博稽覽古者於是焉取信
弗可苟也三原古內史地東清鄴西孟侯北白鹿遂以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十四

三原名苻堅於是置護軍也後魏罷護軍置三原縣
名於是始形勝面涇渭枕巖嶽仰山清河翼帶左右洵
閩中靈秀區代產偉人奇傑之士自北魏以來諸先賢
何可勝指我

國家蕩平宇內寧一窮邊海隅罔不被德意宣布教化况
中天下古畿輔地前代流風遺俗所在施政則易從化
無難於其邑之利弊弗陳激勸弗行是蔑官而廢典也
成化朝端毅王公因三原縣志更網羅古今屬筆毘陵
朱昱字悉易者以成書計卷十五計目五十九因鏤板
時有私八偽作之文後知縣林洪博請於王公再增損

釐為十六卷而目亦加益焉未成刻主簿趙昂知縣王堯臣相繼竣其工時在正德年邑之舊聞乃班班可考也後人又或相繼續有嘉靖十四年以前宦蹟科目萬歷崇正及

本朝一二事缺略遺亡者可勝道哉自正德後非王公之定本迄今百幾十年失於編載而前志歲久板亦滅漫難考矣余甫蒞三原取王公所定志讀之慨然於前之雖傳而幾泯後之欲傳而莫考於是訪邑之博雅君子求其說而傳述之乃得邑孝廉溫德嘉貢士焦之序二君之艸創更為之博搜其說前志則訂補其或謬與於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十五

遺而剪其繁縟於今志則考核其有真與偽而載其不可已更定款目從其類為此附得卷七目七十有五俾各次第有所考疑者缺之信者傳之至於見聞有所未逮則姑以俟諸後人誓意以足取徵弗之有苟而且於邑之利弊與所激勸為務不徒詳其說以給博聞已也志成乃敢出其述之之意於篇端與其述之原流始末以白而其中所竊自裁則未知其盡有合於古人及今與後之君子爾也

創建會濟堂序

杜子美詩安得廣廈數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

識者謂推其意卽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也然而博施濟衆堯舜病諸期其實心實政循序可行者莫如文王治岐自鰥寡孤獨始我

國家累治重熙四民樂業皞皞乎老人擊壤童子含哺物靡不得其所恭稽 令甲各省州縣設立養濟育嬰等廛溥哉

皇仁功高覆載矣原邑夙號殷繁富商大賈履厚席豐甚至踐曳綾綺狼籍膏粱而窮民無告者求尺布斗粟之沾而弗獲蓋莫為之倡有善勿舉也甲申九月紳士王理鍾等公請建立普濟堂前署令陞任寧國司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十六

馬龔公據議規條以上憲語褒嘉未及部署越月而象魏下車乃卜南門外隙地分建二院男女異室器用略備日米月薪夏蓆冬絮病者給藥故者輸棺一時踴躍樂捐者三千餘金土木工外餘俱交商行子母權永垂勿替落成集衆庶而頌言曰此人士

任卹睦嫻膏爾桑梓者也此各 大憲之惠養儀使化先馮翊者也

聖天子之太平有道美利不言者也爾等沐浴咏歌敢忘所自哉試為爾箴以代斯干其敬聽之箴曰天何炎涼地何滄桑豐歉由人命不于常積善之昌富厚康

強積惡之殃貧賤憂傷惟勤可以祛怠荒惟儉可以
養悖靡惟孝友可以保豐穰惟詩禮可以慶綿長儲
贏時之朽貫裕歎後之空囊惜少年之揮霍防髦老
之卽當慎毋憾造物之偏爾斯也益當體

至人之參贊化育無窮境亦無盡藏生斯時食斯德彌追
仰夫周京之遺澤而媲美于惠鮮懷保之文王僉曰
旨哉盍譜綴而為之序

西園八詠賦

明沈周石田

粵惟苑囿園池之屬閔中者鄙夫無一隅之及一日之觀
矧聞之髣髴於今稽之掛漏於古聊準長安之西笑托公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十七

子之夢語嗟夫上林蕪矣甘泉莽矣御宿徐矣樂遊秦矣
西郊之克趾矣宜春之麋廩矣梨園燬而磔矣凝碧夷而
士矣類皆前王遊略歌舞之區鄙夫蔑有所取也取則不
無郭令公之仁里邵故侯之青門李將軍之北郭王右轄
之輞川俛人追惟於往致儼水木之如存又不無代遠人
非於懷慨然然而何地無勝何代無賢何賢無述何勝無
傳時則有若擢之為郡實古雍地平原膺而裔愆諸陵蠹
而足峙荆耀而玉韞地靈而秀峯巖竇突秀而近拱漆沮
流潤而暗滙壯哉三原之佳甸洵矣三輔之遺治屏八垠
曠蕩之風鬱大塊坱圠之氣負陰向陽審形遵勢宜賢者

之胥宇嘉勝者之收麗百堵侂千弓迺迺從窻
厝迺從構架迺從樹藝孝以為基忠以定位擴中類仁制
外牟義方之象行圓之比智厚以積德高以抗志於是大
司馬公拓為西園以藏以修存誠而樂道觀物而翫化非
文饒之錮愚非季倫之秦尤徒悅耳目而恣般遊者也有
碑勒銘在墓中堂史氏大書燦爛厥章於考世德於發幽
光靈蔡勳顯而荐力文霓昭晰而呈祥其側有堂兩廂翼
成榜蘭擗蕙茨芸填蘄浩浩穰穰儲書滿盈紛者百氏秩
者羣經標牙刻玉籤軸熒熒其前有池湜湜且泚不梁不
溢不淪不澁擅雪滌之專攻潔垢硯之遺滓日新日資舊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十八

染是去方沐之槃譬飲之洗有松於軒徠服其隅離立矯
矯直不假扶結瑤為根聳玉為株冒雪而脂被霜而腴負
大且固葆貞不渝歷載而壽無度效材而需不訾有柳苞
矣樹門之側匪朝匪夕先公之迹骹骹攏椽紅總翠輅略
和嶠千丈之譽龔馮異大樹之烈公之理南都也其在然
運疇昵疇測其在獨斷曷憑曷藉祁然而威行沛然而德
化潤廣則何物不沾庇大則無物不借民仰如雲所謂用
作霖雨而澤下者也曰卅曰藩公所蒞止化覃澤加則民
之衰孱寡弱猶培而廡猶漑而華轉富而易庶若出乎出
嗟民之佩荷激切將以棧撲榛楛比公所樹之柳甘棠綠

竹比公所藝之花公尚以池凡庶執事爰有汗墨沙之汰
之蕩之激之公尚以記末學膚受瑣才小能舉錄而鎮採
兼收而並登揆方圓而施用期將就而勸成方我句吳之
墟澤流湯湯為割屢年民告饑墊天子簡公來旬來宣民
乃驩呼拜逆鄙夫亦獲瞻承光霽識公宏正而亮鎮簡約
而靜淵以之柱石則明堂底定以之調元則庶徵罔愆其
時也於公之園奚止二四之可賦來百祥之駢駢草靈芝
茁木仁理連華峯燭燭醴泉涓涓或蒸之孝義或應之忠
蓋其氣在人酬酢於天尚焉公賦之以屬於篇

龍橋賦

汪陽馬御輦省元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藝文

十九

台嘗訾齊州之局促不可處也翹首長裘假翼三危五城
之巔駭雲霓吸海氣于壺嶠兮排閭闔攬八際之長空以
騰騫逐驚電凌倒景以嘯傲兮御罡風蹇若木于扶桑之
淵乃左顧清冶之干舳闡此逶迤梁以天嶠兮類常山率
然勢蚴蟉而蜿蜒杠之鈞石之倚不堪眉厥表兮錫嘉名
以龍橋寶吐納夫日月而歎歎乎雲烟方其輿梁未成臨
河悵望百川灌沸霖霖滉滉地非廣陵莘將之陣似馬峽
類瞿塘灑灑之大如象池陽湧胥侯怒潮焦獲來天吳噴
蕩湮層臺兮波臣驚問水濱兮魚腹葬腰瓠者流嘆胥溺
祝支祈使收湍佩嬰之子懼汨沒祈馮夷令戢浪行子羈

客赴蝮佻儼不前長年三老股慄魂搖欲喪涉淺者冀狔
騎星之流搓貫月窟走陸者希縹閨風之逸駟奔天上越
山飛兔嶺表迅猱不克跨兩崖而絕渡也令人愴悵駭
比夸父逐日僵鄧林而棄杖于是御史大夫溫公慨于中
者匪今斯今矣羌丹陛今朝辭繫綠野兮暮開舟楫障百
維狂瀾援溺潤九杼宏才為社稷捍大患為蒸藜御大災
朱提捐厥筭白鏹庀厥材爰謀長吏鳩匠作再咨阿耨釀
檀財乃召般倭剖劂運風斤乃檄王繭鈎繩相水隈育賁
畢力扛鈞石離朱張盱洞九垓割地軸兮盤底柱摩天倪
兮構崔嵬覆筮基兮襄陵奠支機礪兮驚濤迴堞嶺隍壑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十

約巨浸于隘口肱我臂峻化徂途以夷陔策五丁剡翠岩
北向驅六甲擘丹嶂南回斷三山之鼈足擎四隅軋九淵
之螭頭肩層臺宛如帶兮梁連螭平如掌兮砌珉瑰爾其
鹿原背環堯門對峙一水似鷺洲中分兩崖則雉堞夾起
大壑豁訝怪石嶮岫茂先叩而魚鳴初鞭而羊羊零陵平
之鶯乘風藍田之虎飲羽莫不翰載蹄輸赤瑛白玳作礪
取鍛次鱗排齒鎔以鉛鐵苞以楹礎遠眺兮砰磷鬱律跼
伏翼跂近睨兮登降剌嵒墉崇櫺比脊承嵐氣亘天標唇
奔河光清地祇嶽平敷束馳道如砥軼後燕之五丈擬成
都之萬里爰見遼矣百弓巍乎三門役百靈而鳩藝象三

才以拱宸圓形模漢方阜枕湑曲空半壁直矗長甍修碣
駕堆甍而飲澗峽闕浮蜃樓而麗旻代鷁舸兮宛虹易舳
艦而賴輜奚羨夫築宣房塞瓠子者君臨河而斬艾官下
捷而負薪况乎館陶金堤之決竹石隄防者三旬王延世
雖爵關內侯賜千黃金再決再塞得無病國緊勞民揆彼
于此何古可今迨乎砥定疎沼漲息智井空闢吼鯨淤瀨
遊匪青虬螭蛄而撥鱗靈狡鬻鬣而露睛砮道蔭蔭兮挂
雲盤渦活活兮鑑影五陵游俠躡玉螭兮踵隨三河年少
凌金鰲兮背騁簫鼓喧闐絲竹嘈啣耳沸洞庭廣樂鈞天
之界輪歎轟虓旂旂沛艾神悚列缺震霆霄漢之頂泝辟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十一

洸者蟻聚淺汀薄汜以龜手代耕汲灘泉者魚貫城壩河
涓以平挹當綆不覺時暮而日曛頓忘天高而地迥乃有
元纁筐篚載輸載浮金錢赤側乘馬服牛九達污萊爰茲
稼穡四方輸輓遵我軌修旣舍筏兮尋岸罔潰轅兮摧輶
市廛蛭附賈肆蜂稠窻臨水而逕窄戶循溪而巷犂腋招
鄭隄白渠兮邇接沃壤頂揖甘泉谷口兮遙據上游依稀
漢中子午谷彷彿涇水甲庚溝廬比棟連幽雅推皇過澗
波滌堤遶楚騷賦蘅杜州有時梅風送淺燠有時梧露薦
新秋有時扣舷歌夏聲有時擊缶秦謳不幾息施濠上
之樂蘇公赤壁之遊乎至若辭客騷人恣賞耽翫觀川之

步夷猶題柱之憤傲岸維駢駢之驂騑尋青青之河畔嘔
淵雲兮瓊葩揆應劉兮藻翰青衫浣霞漪而公舉彩筆耀
文連以燦爛賦鶴汀兮鳧渚詠牙樯兮錦纜溪邊潑墨石
氣流清花下漱玉水光零亂腕伸曳寸管兮搖風曳笑隨
九光之流電覺造舟鞭石皆可搗雄藻也心花皆力直射
蝨輪而晰馬練亦有方術雜技河上逍遙唐舉皮相季主
龜焦都盧尋撞胡賈吞刀巫覡儼迴廊而絳璫長桑飲上
池以招搖蓋聶彈劍蒯緱錯乎四術秦青繞梁璫瑄徹乎
重宵炙轂談天鄒衍銜稷下之口逢占射覆曼倩朴舍人
之尻宜僚之竿累九佻儂之手承蜩磨鏡負局瞢翁扶鳩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十二

杖于巖際放鳶鬪雞變童臂鷹韞于江皋跛牂樓李橐駝
焦僥鮮不海井鼃之觀溟渤角深水夏虫之智太華爭高
乃有靚粧麗姬深閨艷妾朱顏如花皓齒似雪橫塘整鈿
古渡弭節念蕩子之遠征憶河梁之久別北紫塞兮赤城
南五溪兮百粵臨長堤兮一望慨柔腸之寸折陟危磴兮
戍削想猿峽羊坂雁宕鷄足之罔通升峻坂兮紆曲懼度
索繫胸地肺天塹之難越王孫何日歸韶華經歲歇倩秦
箏兮銷閨怨聽隴遠兮舒腸結繫或春風駘蕩春水深揚
豪門連袂貴族飛觥西園集雅南浦尋芳草逗青兮畫舫
荇鋪黛兮銀塘蘭亭修永和之禊河橋舉元凱之觴曉風

殘月楊柳岸。紉蘭佩。蘅芙蓉。裳桑落。菊桃泛。醞醴踏熊胎。
豹佐饑餒。大嚼之聲。豁如韃如吸。川之飲。汝陽高陽。複道
行空際。携手上河梁。躡一緡。兮凌高阜。折雙屐。兮傲舳舻。
及夫白帝。徂秋金商成。露澎泮。江豚吹。洶湧老蛟鬪。馮橋
觀漲高朋。填路慕宗慤。破浪乘風。追枚叔。奔濤翔鷺。或潭
澄而潦收。亦菊芳而蘭秀。雁陣碧排。楓林紅逗。詠秦風。薰
葭章。望伊人兮。水一方。賡印段。蟋蟀句。瞿良士兮。歲云暮。
何事羅鄂州。銀橋升月。奚必孟叅軍。登高能賦。入境移來。
昆明池。秋風動。石鯨鱗。甲女墻。幻出滕王閣。秋水映長天。
霞鷺無事。舸艦迷津。煩榜人之扣舷也。緬茲長橋。臥波覺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十三

陽鳥匿景乎危巉。勁隼歛翮而側度。况乎年來潢池欲止。
戈黑山亦寢。析浪漸息。江皋氛將靖。沙漠聖天子耻為驅。
石橋海之舉。除道隕霜成。梁水涸。佳氣浮秦川。榮光翳河
洛。鷄犬雖殷。仍獲中慈。我比屋。復綺錯。城頭鐸韻。遠睥睨。
而遙賡。廊腰灘聲。雜漁歌。而間作橋之中詢。訂且樂。橋之
上望。衡對閤。橋之肆。轂擊肩摩。橋之民。鼓腹盤礴。白鶴歸
華表。不待天寒。青龍見水中。無煩日落。吾姑翻少陵之雅
句。以贈此橋。尚嘆未盡也。庚思躋龍橋于龍門之棧。權比
三原于三巴之疏。鑿恭毅勲德。厚且博。岫嶺禹碑。我重廊
系。以頌日仰觀天。厥梁星天津。垂象彈弓形。俯梯山。厥梁

石天根涸水輿梁成虞典六府弗石紀邵易經世分四比
坤石少剛離星匹皇媧鍊五補天闕温公柱八承天碣化
桷以磐功利涉重險兼山坎艮攝輶形穹隆澗之濱金湯
墉壑惠吾民龍橋巖巖萬古存亂曰龍德中正厥施普兮
見龍在田為霖雨兮我賦龍橋龜 徙分晏海澄江佐天
子兮

北郊樹藝賦

本朝 劉紹攸

惟華池之北郊擅二峪之豐饒清峪濁峪泉涓涓以漱潤流活
活以興苗誠哉五沃之士允矣三壤之膏爰藝蔬以樹果
繫晝漑以夕澆望青青而彌目羌鬱鬱而干霄乃有東風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十四

料峭黃韭堪芼豐本登盤新柔薦廟白趾潛於芳腴翠髮
被於隈隩庾郎之廿七並陳龔遂之一畦是導維剪後以
還生當春前而最妙若夫和事之艸太官之蔥黃茵青蔬
之伴細莖大葉之叢恒潑油以肅客雖處末而登庸歸肆
汝等常分和羹秋祠必供清貧見賡於山谷僭用寄興於
放翁爾乃大烹已飫晚菘是具脆比芥臺清如玉露小嚼
冰霜之響肥濃蜜藕之茹吳愧千里之尊蜀慚七菜之賦
采茆空八魯詩烹葵徒傳幽語至於長安冬菹金城土酥
紛敷翠葉津潤玉膚深根而白質近蒂而青紆雪容隨於
瑤甕辣性重於笋厨名羅伯以責實字受辛而非誣維四

種之鬱上更諸蔬之怒長莖薺旨甘蓼蔓莽蒼白雍紛拏
綠葵豐穰掇瑤穎於萸荷擷翠茗於篠蕩溝東陌西行三
畦兩且也緣畝竟抽通畔何稠剛甲奮迅鮮笑綢繆上歲
蕤以被徑下參差而覆疇葷朮望風而引却芳辛候色而
應求五侯鯖兮遜美天酥陀兮不售其為樹也天天多實
灼灼徧植萬株若繪千林似翼苔畫波文花然樹色數枝
艷拂以婀娜半里紅歌而繁殖宛素練兮輕茜疑玉顏兮
半靚與桃同時嘉李正妍整冠否盤盤根綿綿滿林雪積
墜地銀鮮素雲亞枝而旖旎碎錦蒙樹以翩躚清角奏而
微霜起大宮動而和甘宣建月維丙傳黃有杏孔子壇前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十五

盈盈董奉林中烟烟香注修條烟籠孤梗笑桃紅兮艷粧
嗤李白兮素影紅不紅兮凝淺曛白非白兮睇遼迥迨夫
青女蕭森紅葉秋深熟蒂酥裹碧實霜侵嘉名虬卵美號
鹿心沉朱色兼陽井鳥柳味過華林味甘馨而逾蜜色紺
黃以勝金唯四者之最夥更千章兮佳果御宿之楮如蘭
弱枝之棗似火大谷之黎含消南安之栗偏頗林擒郁棣
之駢羅石榴蒲桃之猗儺莫不飾麗藻以環縈固皆偕華
實而並墮彼夫陸地馬蹄水居魚陂山居材木通邑千皮
何如果菜千鍾竹木千重長楊掩映薜蘿翳翳翁名品蔓衍
色先冲融芬芬苾苾沃沃茸茸越西朱材而迄橫水鎮巨

五十里之提封

遊杏灣詩引

明來復

杏花灣隸涇陽然距余邑十里距涇陽四十里本名方南魯橋無今名今名余與友人同遊所命也土人種杏多至數千株春初花開遠近爛熳如張錦幄清河經其右稍上則瀦堰灌田渠決五流周回樹下散輒復合沿流皆杏間以他木蔽虧深窅目不能直覩故言灣也不知幾涇劫灰豪富復廢為荒埜如劉希夷黃昏鳥飛之歎自余輩遊賞城中人稍稍繼之歲益與馬之跡肴觴之費土人始詫笑近亦多取醉花跼水涯矣居常言雖粧點花神不能無雕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十六

琢渾樸然仲長之禽魚許瑾之裊子猷之竹少陵之花溪襄陽之霸陵王裴之鞦韆韓孟之西郊觀其寓意托興似不直在耽宴樂恣吟眺間濫觴為之去之益遠乃貴客導絳帽八張蓋穿游若俗子醜鬪橫折余輩亦歲成故事應接匆雜囊草多虛其為花辱莫甚焉又賞者喜華土八利實樹大實稀合抱之林率成樵爨邇來景物已減什五矣至夫同遊之人間厠非侶酬和諸賢槩多散處每倒尊結伴伐木聽鷺之想頓起花時一大恨耳庚戌從燕抵家見王氏昆季詩知從華下迂道訪遊遂同社友含素舍弟馭仲卽席成吟意興品識不卓然軼疇衆而遐追耶二君蓮

州先生嗣與太史先生嗣爾螿爾伸皆佳公子也其季父
信卿關輔聞士與余善恨未來一遊異時亦訂約焉君家
叔姪欲收我灣頭春色乎其以所有十文蓮易之

觀風告諭

本朝豐山 張象魏 曉夫

照得鹿原古邑龍鎮新都烝萃北泉星分東井荆岐鑄
器肇興軒帝之祥焦獲居廙式廓姬王之業涇渭環來
似帶郁郁文波嵯峨擁起如屏隆隆道岸堯門毓脉闢
門須法神堯治谷流芬遷谷自憑大冶地靈蔚六渠之
秀有美必彰八傑魁三輔之英於斯為盛奎光鑄鼎稽
倉頡之鸞書筆架名洽仲山之袞職李衛國勲登麟峯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閣經史胥通韓中書誼振鳳臺手華最贍金城錫爵斜
封糾去千員玉墅陳儀野服方來四皓荷鋤園裏帝益
知恭袖簿廳前卿皆憚節庭樹何誇李瑞左戶剛標里
花自表梅香南澳雅望亭留愛圃斗山共震石渠集製
谿田規獲遙頌平壤學古易三官之院美濟康億崇仁
開一貫之堂芳詒恭毅舉其尤者業可擎天考厥藝焉
音皆擲地矧沐

聖朝之樂育化溥菁莪更資 賢憲之栽培風薰杞梓上
里中里下里儒林胥里處之仁鄭渠倪渠白渠墨浪亦
渠成之妙幾葦衫拋白紵折桂羣登誰家額點朱衣開

櫻共晏貯郝左丞之逸卷鼓吹猶聆鏗鏘標王柱國之
豐坊旌榮尚看巖岸溯諸漢代談經推虎觀無雙媿我
江鄉講學數鶩湖第一然而兼文兼武翩翩尹姑之衣
冠亦士亦商烜燿陶猗之監

更孰從安世車頭丹鉛萬帙得失須詢子美惺惺腔裏
認金針升沉莫問君平躍躍毅中尋玉律本縣三巖素
士萬選青遺田來鐵硯常磨此際銅符纔握幾載

咸安宮內會參絳帳之班當年靈鷲嶺前頗識紫紋之氣
籲俊恰臨是歲覘風尤切斯文為此訂期四月八日爰
蠲浴佛良辰冀灑織襄鉅製初春適逢院試姑有待焉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十八

首夏宜勵闡程正其時矣靈湫日影紛同夢篆爭華大
化風泉引起敲金競響孟鉢臺邊呈五色色色題絹漆
沮水畔濬三原原瀉錦矧構思于長晷奚妨賈島思
遲卽叉手于短檠可識溫岐手敏本縣欣親翰墨預決
科名乘竹閣之晨清秉公甲乙幸蒲鞭之夜靜辨色元
黃庶幾片羽之輝堪審九苞之采蔡箋杳至熒煌秦苑
花枝江管披陳粧點唐陵樹蓋豈祇獻書西嶽符廿八
宿于雲臺行看搏翮東溟奮三千程于霄漢

學古書院像設解

劉紹攷

乾隆乙酉邑侯豐山張公修復學古書院有欲易像設為

木主者公未之許余懼後人之復有此議也故為之解曰
書院與文廟不同文廟國之大祀孰敢不恭書院則有盛
有衰當其盛也師徒濟濟菁莪與棫樸並賡及其衰也第
為空館故宮而已於是乎西安之正學書院有拓八公署
者矣耀州之文正書院有驅車停驂者矣卽關中書院康
熙四十一年以為學院之署始居者胡公作梅也未期年
而卒歷劉公凡汪公灝趙公晉江公鼎金朱公軾潘公從
律王公雲錦逢公泰八人之中劉以輕浮不踰年去江與
潘一年而歿汪趙與王期滿歸皆未令終朱公亦以緩於
期會鐫級制府殷公泰言其有守始克終事惟逢無事然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亦無聞焉康熙六十年王公墓膺斯任數月而喪其偶不
慊於心詢之故老僉云書院舊有聖像移之他所自是以
來不叶於吉王公躋之乃謀於總督年羹堯移駐原邑仍
以書院奉 聖像焉今之人亦有援耀州故事欲以書院
為候館者卒以塑像難徙而沮其謀然則昔人之用意至
深遠也蓋古者尸以像神春秋以後不聞有尸宋玉招魂
始有像設君室之文故顧亭林以為尸禮廢而像事興蓋
在戰國之時矣且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
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於兩旁先儒議禮皆折哀於是
未有從而非之者卽以書院為石室也可書以請於公因

以貽後之人

池陽考

劉紹放

人皆知池陽為漢縣不知始於秦也周繆以舍人從漢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賜食邑池陽當是時高祖未稱帝設郡邑也即池陽為賜邑則其與長安涇陽同為秦縣也明矣秦爵有長安君涇陽君顧縣以池名而地理諸書皆不言池何名客有詢者余應之曰秦不但有池陽縣又有池陽宮三輔黃圖云在池陽南上原之陂去長安五十里夫所謂池陽南者池陽縣南也澤障曰陂宮中所有上原之陂言宮在原上也元和志以為在涇陽縣西八里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十

夫唐之涇陽非即今治也然究在涇水之北涇北無原且由涇至長安亦不第五十里此皆以志說踈矣客曰宮則然矣池於何所曰水經注云渭城縣有蘭池宮秦始皇微行逢盜於蘭池始皇三十三三秦記云始皇引渭水為長池東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亦曰蘭池陂是二說者皆云池在渭城渭城者咸陽也秦時渭水貫都引為蘭池其距咸陽宮當不甚遠則蘭池在畢原之下無可疑者縣又在北故曰池陽爾李善徵雍勝略以蘭池宮在咸陽縣東二十五里又以蘭池陂在咸寧縣東二十五里自相牴牾矣於古矣寰宇記日關中記云高陵北有畢原秦謂之池陽原

華池考

劉紹放

原邑故屬耀州州曰華原邑曰華池何取乎爾路史有之
華原者陰康氏之治也州為原邑為隰清濁二水皆源於
原而滙於隰則其蒙以華而謂之池也亦宜

水利說

劉紹放

雍正五年奉文修濬洪堰期復鄭白之舊董成者總制岳
公鍾琪任事者郡伯王公紹文也念切田功旁求好古遠
識之士偕之相度欲以利侷秦漢惜未有能應命者竊以
三代之時盡力溝洫導谿谷之水歸於田間蓄洩以時旱
潦有備誠無藉於渠也自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十一

制廢水泉寫去則地為鹹鹵漢書云鄭渠成此鄭國之策
所以行也白公繼之其利斯溥及後漢都洛諸渠漸廢杜
佑云鄭渠溉田四萬餘頃白渠四千五百餘頃唐永徽中
萬餘頃大歷初減至六千頃固已十不逮昔矣宋以鄭渠
久廢不可興復唯修三白渠溉涇陽富平等六縣田三千
八百餘頃而已熙寧中於仲山旁更開豐利渠溉二萬五
千餘頃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壞復治舊渠溉四萬五千餘
頃其數不減於漢然未以亦廢何也德清胡拙明曰地有
高下勢有順逆濬畝澮之水以距川其勢順而易引川水
以八畝澮其勢逆而難順而易者行之萬世而無弊間有

傾圮修治亦易逆而難者其始雖有不訾之利其後將窮而無所復歲之浚築得不償失此所以欲開吊兒嘴者屢經條議不潰于成也然則六縣之田終于寫鹵乎則又非也乾隆丁丑訪勝仲山目擊涇流日下渠身高印今古殊形萬難引注而北山之泉其大如斗沿上滾上噴薄濺灑潰漢而出者有數十焉水非不足也奈石薄堰脆不堪蓄常時浸淫漏洩夏秋霖潦則決而四出付之涇干安得有白公者視如家事選巨厚堰基鐵以錮之石灰糯米以膠之盡收諸泉點滴不走用之六縣有餘矣若此者因勢利導初無難事而難於其人未可旦暮遇之也服田方

三原縣志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穡者將遂聽之無可如何不獲自盡乎伊尹區田耕一獲十人情好逸難與慮始而深耕易耨農家不刊之令典耕之深則耐旱耨之易則暢茂縱水旱不時猶不下等於石田奈何遂未輕本鹵莽以耕之滅裂以芸之徒結想於荷甬成雲決渠為雨之謠也於戲長民者誰無搜粟都尉之責哉

按明崇正間邑民王思印上本云萬歷十八年亢旱巡撫趙可懷議行水利親臨河岸勘得河委深低渠果高仰議於洪堰之北涇河一灣河高堰低丈餘極易成功中隔一崖名曰吊兒嘴丈量不及半里動工間本官離

任前工未竟載於三原志料故諺云打開吊兒嘴滿田
都是水然聞長老言崖石堅頑必炭炙醋淬而後加斧
鑿焉是以屢議屢止有鄭國者其庶乎

